



高铁滑进商洛西站时,高强看了看表,刚好四十三分钟。

记得上次从十堰回家,为了赶早班车,天不亮他就往长途车站跑,倒了三趟车,到家颇得骨头都要散架了。眼下屁股还没坐热,从车窗望出去,就已经能瞅见金凤山上那座高高的宝塔了。

出站,空气里散发着熟悉的泥土味。走到村口,隔壁王婶正坐在门槛上择菜,看到他,高声喊道:“强子回来啦!你妈正给你擀面哩。”高强笑着应声,加快了脚步。

到家门口,父亲坐在屋檐下抽旱烟,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。见他走近,父亲也不起身,手拿烟锅朝门里指指,努了努嘴:“锅上等着哩。”

掀开竹帘,热气混着面香扑面而来。母亲正往开锅里添水,听见动静,回头冲他一笑,说:“不早不晚,刚刚好。”

他看了一眼,案板上撒了薄薄一层苞谷面,擀好的面切得匀匀的,细白如丝,一长溜摆在上面。旁边搁着一盆浆水,绿绿的蒜苗,红红的辣子,油汪汪地浮在上面。

面端上桌,高强坐在屋里吃,父亲端着碗,蹲在门槛边,挑了一筷子,忽然开口问:“十堰那边的馆子,真不开啦?”

高强吃了一口面,说:“不开了,打算盘出

去。”

父亲“嗯”了一声,没再说话,筷子在碗里搅着,半天才吸溜一口。

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手,挨着他坐下,轻声说:“回来好,今个儿不比往日了。现如今,高铁通了,来咱这儿旅游的人跟蚂蚁一样,一溜一串的,干个啥都能挣到钱。”

“妈,你跟我想一块了。”高强说,“我回来了,就能照顾到你和我爸,咱们全家人就能在一起了。”

“这样想就对了,前儿夜里你爸咳嗽,起来喝水,脚底下绊了一跤……”母亲说着,忙捂住了嘴,拿眼瞥了瞥门槛那边。高强听了,心里酸酸的,不是个滋味。

夜里,他躺在床上,听见父母房里传来低低的话声,像两条溪水在石缝间缓缓流淌。窗外是蝉鸣,还有北坡上风吹过松林的呜咽。他翻了个身,想起十堰的馆子。那馆子,只有一间,深、长,用板子隔了,最里间是他们的卧室,中间是操作间,外面摆了张桌子。每天清晨五点,他就起来熬羊肉汤,汤滚得泛白,肉炖到酥烂,来吃的,多是些跑长途的司机,风风火火吃一碗就走了。生意不温不火,勉强过得去。每次打烊后,他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现如今,那空落落的心,被浆水面的酸香、父亲烟锅里的火星,还有母亲的话语,实实在在地填满了。

第二天,他起了个大早,沿着村道走了一圈。高铁站就在村子旁边,新修的柏油马路宽阔平坦,路旁还装了太阳能路灯。从前去趟州城,都要在心里盘算好一阵子,现在坐高铁到十堰,四五十分钟,去西安二十多分钟,

真是连想都不敢想。

高铁通了,村里好多人家翻修了老屋,白墙青瓦,挂着“土特产”的牌子,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。他想着自己有手艺,加上母亲腌的浆水菜,父亲种的时令果蔬,在家门口开一家农家乐,根本就不是个啥事。

主意拿定,高强把老家的房子、院落,里里外外都翻新了。青砖铺地,竹篱笆围了院子。灶台砌在院子一角,敞敞亮亮,客人来了,一眼就能瞅见锅里翻滚的羊肉汤,能闻见烤馍的焦香。他又从旧货市场淘来几张八仙桌,摆在院中,擦得亮晃晃的,能照出人影。老房子紧挨池塘,塘边有几棵老柳树,枝条垂到水面上,风一吹,拂起一圈圈涟漪,人坐在院子里吃饭,快活得跟神仙似的。

开张那日,头一桌客人是从西安坐高铁来旅游的两家人。其中一家是一对年轻夫妻,带着五六岁的闺女。小丫头趴在灶台边看高强母亲揉面,咯咯笑个不停。高强把第一碗泡馍端上桌时,上面浮着翠绿的香菜,粉丝晶莹,馍块煮得恰到好处,吸足了汤汁,却还带着嚼劲。男人尝了一口,竖起拇指直夸地道,不差西安老孙家的。高强笑着道谢,转身时,看见父亲正蹲在院子择韭菜,母亲系着围裙,正一趟趟往桌上端凉拌的灰灰菜、清炒的枸杞芽,都是自家地里现采的,高强的心暖了一下。

生意很快就火起来,周末的时候,院子里的几张桌子不够坐,他又在柳树下添了几张。城里人稀罕这院子的清静,坐在老柳树下,能听见池塘里青蛙“呱呱”地叫,能看见燕子掠过水面,叨起一条银亮的小鱼。村里有人问高强:“在十堰干得好好的,怎么就回来

了?”他说:“高铁通了嘛,商机到了家门口,还跑那么远干啥。”说着,他往灶里添了根柴,火苗“呼”地蹿起来,把脸映得红红的。

中秋节前几天,母亲开始腌桂花酱,满院子都是甜丝丝的香。父亲爬上梯子摘门前树上的石榴,一个一个用棉纸包好,码在竹筐里。高强心里明白,这是要留给客人尝鲜的。晚饭时,他们坐在葡萄架下,风里飘着桂花的甜,桌上的浆水手擀面冒着热气。母亲忽然问了句:“红红什么时候回来?”高强愣了一下,这才想起,回来后只顾着忙,好几天没给媳妇打电话了。母亲的话音刚落,高强的手机响了,是媳妇打来的。

“高铁票买好了。”声音里带着兴奋,“这边啥都弄好了,明儿中午到家……”高强和红红说了一会挂了电话。父亲没说话,端起酒杯抿了一口。

第二天中午,高强正在灶前忙活,听见院外有行李箱“咕咕噜噜”滚动的声音。他正要抬头向外看,就听见媳妇脆生生地喊:“爸!妈!我们回来啦!”接着是女儿稚嫩的重音。高强擦了手迎出去,看见父亲抱着孩子,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母亲拉着红红的手,高兴地说:“咋这么快呢!饿了,妈给你擀了爱吃的浆水面。”

一家人围在八仙桌旁吃饭。天气晴好,阳光从柳树缝隙透下来,光斑洒在桌面上,像碎金。红红给女儿喂了一勺浆水汤,小丫头皱着眉头直喊酸,惹得全家人都笑了。高铁正呼啸而过,声音由近及远,渐渐消失在前方。高强端起面前的碗,把汤喝了个干净,酸酸的、香香的,是家的味道,团圆的味道。

## 商洛山

(总第2940期)

刊头摄影 姜保信



## 天高云淡北阳山

姚元周

第一次见到,小众而奇峻,光润又多姿,比起闻名天下的云南石林显得更加俏皮冷峻。

我们攀爬上北阳山一角的高处,站在一只似倔强的小犏牛的脊脊上,晴空万里,清风送爽,放眼望去山峦错落,平野辽阔,颇有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之感。远山大地,奇石林木,天上飘逸的云朵,地上艳丽的格桑,身边清爽的山风和散漫的黄牛,在这远离尘嚣的北阳山上,让人只觉得安详宁静。此刻,所有的烦恼都已随风消逝,我站在北阳山上,心像潜入了另一个纯净的世界,久久不愿回归。

下山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,璀璨的霞光把北阳山浸染得一片殷红,柔美而温暖,不远处一些零散的游客搭起了红红绿绿的帐篷,他们已经开始就地扎营了。回望来时走过的山头和草地,都渐渐地淹没在淡淡的暮色中,清风徐徐,白云恣意,明亮的月儿从山间缓缓升起,把这渐暗的山谷慢慢照亮,就像一位新的角色,正缓缓登场。



## 家乡之美

田翼翔

有人喜欢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,有人钟情于名扬中外的黄山,还有人向往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而今天,我要推荐我的家乡——商洛,这颗藏在秦岭深处的璀璨明珠。

商洛坐落在秦岭腹地,因商山洛水而得名,也被称为气候康养之都。这里曾有无数文人墨客经过,留下动人诗篇。杜牧、李白、王维、白居易等诗人,都在此留下千古佳句。

商洛的美食数不胜数,馅料丰富的水煎包、香辣诱人的擀面皮,还有香甜酥脆的核桃饼……每一种都让人回味无穷。商洛更有迷人的风光,仙娥湖便是一处佳景,湖水中央卧着一座小岛,四周青山环抱,湖水澄澈透亮,山水相依,形成奇妙的“四龙戏珠”景观。商洛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,古朴的漫川古镇、秀美的金丝大峡谷、充满文艺气息的音乐小镇……我最喜欢万达广场,商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衣物、新奇好玩的玩具;广场上还有可爱的小火车、热闹的游戏厅。每次来到这里,我都舍不得离开,因为这里不仅好玩,更藏着我和家人的欢乐时光。

欢迎大家来美丽的商洛游玩,来感受它独有的魅力。相信你一定会上这座秦岭深处的小城。(作者是商州区第一小学四年级五班学生)

## 秋染椒田

郝敏

巧的白花星星点点缀满枝丫,心底的期盼,也跟着丰盈起来。

秋风渐爽,秋阳不燥。秋霜与日光,如同一支无形的彩笔,把绯红一层层晕染在椒果上。深翠浓绿的叶丛中,一挂挂红椒静静垂悬,饱满莹润,仿佛盛满了一坡澄澈的秋光。半青半红的,是秋色徐徐晕开的笔触;通体赤红的,宛如山野次第亮起的星火。田垄迤迤,红绿交错,相映成趣;清风掠过,枝叶婆娑,万千红影在绿浪间婉转摇曳。这一派鲜活喜庆,温柔地化开了深秋的清寒,让寂静山野,处处流淌着滚烫而踏实的暖意。

晴空如洗,云淡风轻,正是摘椒的好时节。村里的男女老少纷纷走进椒田,一年一度热闹的秋收就此拉开序幕。田垄之间,随处可见弯腰忙碌的身影:银发的老人、干练的小媳妇、朝气蓬勃的后生,散落在层层叠叠的椒丛中,指尖起落翻飞,专注



2026年10月22日 星期四

责编:薛海霞 组版:卜月 校对:崔洪 明悦

乡村的夜一片静谧,月光透过窗棂,将屋内照得瓦亮瓦亮。

铜锁从睡梦中醒来,梦见妻子晓玲还在生他的气,不免有点心疼。

两天前的晚上,铜锁一觉醒来,发现屋外漆黑一片,便皱起了眉,临睡前,天还十分晴朗,月亮爷露着慈祥的笑容,星星眨着小眼,银辉洒满了整个庭院,怎么一觉醒来就成了碎娃的脸,说变就变呢!全村的地都种过大半了,可春花家的地还没耕呢,眼瞅着黑乎乎的窗外,若是下起了秋雨,那就错过了时节,还不如……想到这,他朝妻子跟前挪了挪,她没醒,匀称地呼吸着,温馨的气息吹在他的脸上,一时触动了他的心弦,他在她的额上亲吻了两口,她这才睁开双眼,胳膊蛇样地缠在了他的脖子上。

铜锁的嘴巴凑在她的耳畔:“玲,我想和你商量个事。”

“啥事?”

“你看天气变了,有娃去外地推销药材,春花一人忙不过来,地还没耕种,我想用拖拉机给她帮忙,要不下雨,地就耽搁了。”

“你说说话哩吧,外面那么黑咋弄。”

“黑不要紧,有车灯照明。”

“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该不是又在想春花了吧?”

“你咋能这么想呢,人家有娃既当村长又当厂长,忙里忙外都不是为咱村里着想。”

“你就死了这条心吧,不想当初人家是怎么对你的。”说完便翻过身子,任凭他怎么劝说,都不再吭声。

几年前,他和邻村的春花定了亲,就在准备成婚时她嫌他家贫乏了心,硬是不顾家人的劝说和他分了手,后来通过别人介绍,和刚退伍的有娃结了婚。他一气之下跑到了南方,在那搞起了建筑。本村的晓玲中学毕业后,没考上大学,见他是个有骨气的青年,两人便开始交往,最终喜结良缘。婚后两人相敬如宾,小日子过得滋润润。可今晚,他不能依她,种地是讲时令的,如果错过了节气,就耽误了庄稼。春花当时是看不起他,可这阵咱不能小肚鸡肠,人不能只顾自己。想到这,他便坐起来穿衣服。

“你要干啥?”

“我去给春花家耕地。”

“不准去。”晓玲双手抓着他的衣服。

“松开手。”

“不松。”

……

啪的一声,一巴掌打在了晓玲的脸上。晓玲的手松开了,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穿好衣服,铜锁拉开门,一股寒气逼了进来,他没在意,发动了拖拉机,“突突”声瞬间响彻了整个村庄。

铜锁把拖拉机开进春花家的大田里,不一会,大牛、二壮、抗山几个年轻人相继来到田边。春花被拖拉机声惊醒后,知道了事情的原委,很快就把麦种、化肥运了过来,耕田、撒种、上肥,一派繁忙而又祥和的景象。天刚露明,春花家的二亩地就耕种完了。

春花热情地邀请大伙去她家里吃饭,被婉言谢绝,他们各自回到了家中。这时,淅淅沥沥的秋雨便落了下来。不一会,房顶上的水便奏起了美妙的乐曲。

晓玲蒙着被子睡了一天,任凭铜锁怎么劝都不吭声,也不起床做饭。他把饭菜做好端来端去,热了凉凉了又热,晓玲一直在佯睡。

到了第二天下午,雨小了,铜锁去村边散步,看着耕作后的平整田地,心里突然有股异样的感觉。

铜锁漫无目的地转悠着,不知不觉天便黑了下来,雨也停了。他回到家里,看晓玲还在睡着,他无所事事,就打开了电视。

“哟,怪清闲么,咋一个人看电视?”

铜锁抬起头,发现是有娃两口子拎着水果走了进来。他忙起身让座,端茶递烟。有娃是来道谢的,一坐下来,就说着感激的话,听得他心里舒舒服服的,好不欣慰。

送走了有娃两口子,铜锁便上了床。这时,晓玲贴了过来。

“不生气了?”

“讨厌,人家本来就没生气,就想多睡会儿觉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。你和有娃的对话我都听到了,是我太小心眼了。”

“玲,我也有错,不该打你一巴掌。”

“锁哥,你的心好,我不记恨你。”说着,她仿佛一只受伤的小猫,紧紧依偎在铜锁的怀里。

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了似的,变成了两个人的世界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两人突然发现,窗外的的那棵大柳树上,一轮圆月正在悄悄地偷看着他俩……

村的热闹与欢喜。家家户户推着小车、挑着担子、扛着箩筐,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,有序排队称重、计数、结算,每一个环节,都饱含朴素真切的情。鲜红的辣椒被悉数装上车,艳艳红影,映亮了秋日的村庄。当崭新的钱币递到农人手中,黝黑质朴的脸上,瞬间绽开最真诚灿烂的笑容。有人低头细细清点一年辛劳的收成,眉眼弯弯,笑意融融;有人三五成群,彼此说笑闲谈,比对今年的长势与价钱,言语间尽是知足与欢喜。孩童围着车嬉笑奔跑,老人站在一旁含笑观望,街巷间人声鼎沸,喜气弥漫,整个山村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。

深秋的风依旧清浅,山野依旧沉静。只因这漫野盛开的红椒、满村沉甸甸的丰收,天地间便多了几份滚烫的烟火,几份温热的人间善意。秋染椒田,酒染的不仅是秦岭山野斑斓的秋色,更是农人数载晨昏耕耘、终得时光厚赠的圆满!

